

油坊:热汗流淌成河的地方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旧时烟台街上不乏油坊,何时出现第一所油坊已失考,但自从出现了大花生,发展极为神速,很快形成了以福山盐场王姓开设的“大成栈”为首的连锁店,达十几家之多。直到本埠的企业家在大连开设油坊,借助于东北廉价的大豆,以豆油返销,才刹住了脚步。到上世纪30年代,烟台的油脂市场呈现豆油与花生油并立的局面。豆油味佳,又可点灯;花生油价廉,各有优势,并驾齐驱。

油坊确实是一个出大力流大汗的地方。先将洗净晒干的黄豆粉碎成油坯,再拿到大锅灶蒸熟,随后倒进铺好稻草的圆形榨槽里,用稻草把油坯包成圆柱形,外面再用麻绳或棕绳一圈圈缠绑起来,七八个精壮汉子赤裸着上身,像推磨

似的推着沉重的榨油铁柄,环环吃紧,步步上紧,每走一步都要喊着号子,榨槽里的油坯会嘎吱吱一阵响,仿佛在痛苦地呐喊。最后,那黏稠清亮的豆油便渐渐从榨槽口流淌出来,流进埋在地下的大油瓮里。

榨花生油,原料改成了烘烤之后的花生,油槽中心是一根直上直下带螺纹的铁柱子,压榨机是一块几百斤重的大铁板。工人们推着一扣一扣地往下转,当花生快要榨干的时候,可以说每挪一步,都要挥汗如雨,直到最后,油槽里只剩下了“饼”,用“榨”这个词十分准确,既榨干了大豆(花生)中的油脂,也榨干了工人的血汗。烟台发达的榨油业是建立在工人们流血流汗基础上的,他们的体力透支实在太太,一天劳作下来,疲惫得谁也不想吃饭,有人说是让香味“熏”饱了,那是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

因为拼力,再加上屋内锅灶的高温,榨油工人四季均是赤膊上阵。每有顾客来,他们也不知回避,依然旁若无人地劳作,未婚姑娘偶有所见,会被这群强壮的汉子臊得满脸



彤红,这实力阳气过分洋溢的地方。

这里同时也是最保守的地方,直到用机器替代人口之前,从未闻有“改进设备”之说,“几十年一贯制”,到上世纪五十年代,犹闻沉重的号子声。

工人如此辛苦,可待遇十分菲薄,个别的资本家供应的膳食确实不错,甚至大鱼大肉,但那只是为了换取工人恢复体力,可以再榨,而他们的工薪也很不稳定,

完全随行就市,不过这行市全是大佬的一句话。王姓老板躺在床上,“跑街的”汇报市场上大豆花生的收购价如何,如果这天大佬因为利润有上涨的空间,他心情好就可能发“慈悲”,让工人多一点收入;反之,工人就得勒紧裤腰带——实在没办法,“有钱的王八大三辈”。

至于香油,那是小磨的产品,甚至在乡村是用蒜白子掂出来的,所以,“物以稀为贵”。

果园里的嘎斯灯

刘宗仁

上世纪80年代初,包产到户。一过了处暑,果农们便开始搭窝棚,照看果园,说白了就是防盗,保住丰收的果实才是他们最迫切的任务。倘若哪个不识相的跟他们讲要相信天下无贼,果农会在心里骂他:“扯个鸟淡,丢了你赔?”在他们的心理,根深蒂固的是: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这句古训。毕竟,儿娶女嫁,买房置地,一家生计全在果园,马虎不得。

窝棚是这样搭建的:先寻一个冲要之处,把四根檩条两两相叉,交叉处用铁丝固定,底根斜插进泥地里。插好后,上边两个交叉点搭一根比较粗壮的木头连接起来,这相当于房屋的大梁了。大框架完成了,高矮以坐着舒服为宜,加四根横木固定,横木上放块门板算是床了。四个堵头,南北的叫窗,用艾草或者苦草打结填实,中间有细木棍,连结支撑,外边覆以塑料布遮风挡雨;东西的叫山墙,通常一边是死的,一边是活的,也就是门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这个窝棚就算搭建完了。看似简陋,它却是个避身场所,在果农们的眼里就是个安乐窝了。

安乐窝有了,照明是头等大事。拉电是奢望,当时的果农压根就没有拉电的意识;点蜡烛太贵,不划算。火油灯,一灯如豆,而且怕风,一吹就灭,嘎斯灯就在这种情况下闪亮登场。如今难觅踪迹,35岁以下的人鲜有能识此物者。它是铁做的,外形酷似塔,很高很沉。烧嘎斯石照明,蓝荧荧的火苗很亮。

在我看来,点嘎斯灯至少有四样好处:第一,经济,一个子不费。邻村有个嘎斯厂,嘎斯堆积如山形同废物,任你取用分文不收;第二,抗风,即使把果树枝吹得乱摆的风也奈何它不得;第三、照明的时间长,瓦斯的量足够,能烧一宿;第四、光线好,高灯远亮嘛。静谧的夜里嘎斯灯一闪一闪,最宜于三件事,一看书、二下棋、三饮酒。寻一本喜爱的书,灯下一个人静静地看着,想想都让人艳羡不已。其二,三四棋友,志同道合,快马子壶一烧,大把的茉莉花一放,提神醒脑,正所谓寒夜客来茶当酒。摆擂台、放浪形骸,杀上一宿,老夫聊发少年狂,亦是人生一大清乐。

此二道毕竟太雅,农村中好此道者不多。我就一凡夫俗子,就好口腹之欲,那也无妨,

德不孤必有邻。主人一声招呼,今晚过来,客人心领神会,主人今晚可能有硬菜。于是张三带着酒,李四提着午餐肉,刘瘸子拎着鱼罐头,纷至沓来。果不然,主人今天逮着个野兔,正炖着呢!另外俩菜现成,花生、豆角,山里人实诚,花生、豆角现腌,也不洗直接丢锅里,锅灶现垒,大青砖有得是。炉支早预备好了,柴草山泉水就地取材,现成。每个福山人似乎都是易牙的后代,他们是治味的行家里手,要怎么说“要想吃好饭,围着福山转”。简单的一把粗碴子盐,几个大料把空气都给调香了。酒是最常见的“金风”,被戏称为福山茅台,纯地瓜干烧制,口碑特别好,至今老酒鬼们还眷恋不已。

席开了,嘎斯灯照得每个人的脑门锃亮。起初大伙还有点拘谨,只是谈收成、论价钱、估产量,两杯酒下肚,酒兴渐浓,谈兴转豪,家长里短,风流韵事,连平常难以启齿秽狎事也抖露出来。张寡妇和王二麻子肯定有一腿,一个没心没肺趾溜一声喊了出来。内中有机警的立马接过话茬作桴鼓之应:对啊,昨天帮种麦子,今儿帮摘苹果,尽挑累活干,可见关系不一般!余众作恍然大



悟状,似鸡啄米般频频点头,哄笑声起,一饮而尽,酒兴愈浓,谈兴豪不可遏。男人嘛,总归是要治国平天下的,话题也从女人堆里跳出来,大谈其抓纲治国之道,品评人物,最后是张飞杀岳飞——杀得满天飞。那满天飞的,当然是唾沫星子。夜阑人静,你若误以为长夜之饮已经结束,那你可是错了:嘎斯灯下,群丑纵横,有自斟自酌的,有胡言乱语的,有席地而坐的,有依树而眠的,有抱瓶而睡的,有鸠占鹊巢的,有溜回窝铺的,杯盘狼藉,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嘎斯灯,照亮的不仅仅是果园,还有果农的心,让他们对未来有无限的憧憬。

大襟袄



吕富苓

在我的家乡龙口北马一带,“袄”就是衣服的别称,特别指上衣。如“天凉了,多穿袄啊!”“快起来,穿上袄,吃饭上学。”而在莱州,“袄”则指棉上衣。如“天冷,穿上袄吧!”“你穿上袄啦?”我初来掖县(莱州的旧称),听了很奇怪,不穿袄,难道光身子吗?

过了阳历年快到阴历年,该穿棉衣了。这使我想起了妈妈做的主袄和大襟棉袄。主袄就是棉背心。冬天上学,贴身穿单衣,再穿小棉袄,套上主袄,外穿大棉袄,棉裤厚厚的,浑身鼓鼓囊囊的,可坐在冰冷的教室里,还是冻得手拿不住笔,脚冻得像猫咬的一样生疼,老师不时让跺跺脚。那些年,天好像比现在冷,一个冬天过膝盖的封门大雪有几次。凌晨,我们提着小油灯,跳着雪坑上早自习的事,还历历在目。

棉背心,家乡过去叫主袄。男女老少皆宜。背心能护着背呀、心呀、肚脐眼呀,两臂干活还利索。

大襟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前女人上衣的唯一形式,男人穿对襟的上衣,女人就穿有襟的衣服,旗袍就是大襟的。大襟向右系扣,左面的襟从脖子前的扣,向右肩,再向右腋下形成一个弧,右肩处有一个扣,腋下有一个扣,再往下有两个扣,再加上脖子下的扣,共五个扣。过去上衣扣只许三个或五个,四六是不成材的,是大忌。

左大襟延伸了,右襟也要有,这样重叠着不透风。左襟延伸到右肩前的弧,是剪裁和缝制技术的显眼之处,是要很用心的。过年穿上新衣,一看这个弧和扣不周正,人家会笑话的。我妈可会剪做衣服啦,婶子大娘都来请妈妈帮忙把关。

大约是1958年大跃进,扫四旧,老年女人剪掉了簪,女人也穿对襟的衣服了。看看现在的新衣服式样,有时也有大襟的影子,只不过革新了点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邮箱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
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